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

徽宗皇帝

逐惇卞黨人後用附見

紹聖元年四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
霄宮章惇為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詞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上諭布以惇有足策功不比他
人故特除左僕射時惇方降官布因言惇嘗為正議大夫
而此時未分左右今轉一言即止遷右似未安上令遷左
閏四月乙未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入見遂就職
提舉修神宗實錄國史 五月左正言上官均為工部員
外郎章惇方欲擅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後六日乃以

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獄 己未禮部侍郎楊畏為大
部侍郎呂大防既起遷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章惇復
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惇方喪妻擴往弔畏
先託擴致意去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遂劉摯
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鞅而二人覺知遽罷畏言職畏
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堂首為公闢路者及惇赴召百官
郊迎畏獨靖問張自陳述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嘆
曰楊侍郎前日論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宰相公也惇信
其言故又遷畏吏部 六月戊子翰林學士兼侍講同修
國史蔡卞充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十月己巳三省同
進呈呂惠卿除目曾布因言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閹兄小

人如近除劉定右史愈不合人望小人在朝者多實累聖
此又言博專恣弄權日甚一日若以惡舊欲保全之則不
若制之於初若後更強悍浸淫害政其可已乎如近除彭
汝礪召命堅持不下陛下以大下公論召汝礪而沮格不
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博不秉旨召命再任王欽臣
謝表語侵御史而博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博多
方欲曲庇其罪陛下欲不與恚卿復職而終須復不欲林
希經筵而終須除以是上下畏之故同列不敢違言路不
敢論以其言終有効爾威福操柄予奪廢置不在陛下而
常在大臣此豈朝廷之所可容先帝禮執王安石言聽計
從猶對上未嘗敢爾此誠不可長也博罪狀以此不一獨

臣與韓志彥書稍開陳它人有敢言其非者吾臣每以越職犯分爲嫌不敢喋喋然陛下置臣等於此將安所用侍從官猶以瑜恩獻納爲職事況置身近輔有所聞見其敢不自竭乎上曰此固當開陳也 丁亥初曾布與韓志彥同奏以被旨舉從官因言在朝之士用心邪正陛下豈可不知如蔡下資性柔邪乃章惇門人爾林希亦是志彥云范鏗朱服亦真黨也上曰劉拯何如布曰乃市之門人也志彥曰張商英亦是 二年三月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權禮部尚書監祭御史常安民言希蓋章惇之黨爲惇謀害惇之肆橫強張昏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靜章彙上不報由是惇與其黨日夜毀短安民於上前詳見常

安民罷器院 十一月乙未門下侍郎安燾爲觀文殿學

士知河南府燾舊與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意燾必助己而燾浸多駁議惇憚且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上祠明堂齋於太廟燾爲儀仗使後宮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即具彈奏已而常安民誅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大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爲職雖過當願少寬假惇因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素相表表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爲救解其意可見也安民既責燾不自安又與惇爭陳厚獄厚亦坐責燾遂求去位上從之三年正月庚子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 六月辛未先是校書郎周種以章惇蔡卞薦得召對殿中侍御史

陳次升言種森險會任不可進用於是上問曹布曰陳次
升攻周種如何布曰次升所言頗有理種附麗博下衆所
共知上曰博言不負先帝惟種一人而已兼言正直有節
操布曰公議則不然必不得已進種則須與陳瑾並進然
博等必不肯進瑾則不若兩罷為佳上欣納 七月壬辰
翰林學士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權吏部尚書林希為翰
林學士 八月甲子校書郎周種為著作佐郎太學博士
陳瑾為校書郎 九月庚寅曹布白遣鄒延兩將應副呂
惠卿因言蔡下最陰巧章博輕率以相媿說故多為其所
誤凡博所主張人物多出於下至議論之際博毅然如自
己出而下策不敢口此亦陛下所見也上笑曰多為其所

使布曰外議皆云蔡下心章博。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
府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壬寅起居郎纂序辰
起居舍人葉濤爲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四年正月庚戌
中書侍郎李清臣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以由嗣宗
指斥不遜之語也。四月甲午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
太學博士林洎用蔡下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
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
是。瓘謁章博求外任。因具以告博。大怒。召洎而罵之。章蔡
由是不成。五月辛未蔡下劾章博使從吳居厚所請。群
見瓘願逐元祐黨人。九月丁卯軍臣章博等以呈變上
表待罪。詔益不允。表三上乃已。十月壬寅御批擢吏部

尚書兼侍郎邢恕為御史中丞韋諤實啟上曰恕嘗謂諤
有定策功而諤每疑元祐人復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
不以序遷改蔡卞已用安博上不許時諤與卞已不成恕
即上疏論朋黨嗚曰伏惟人主深察洪範淫朋之言使威
福予奪足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則人人砥節向公
惟知事君而已豈復肯附執政大臣為朋黨哉執政大臣
雖植朋黨豈可得哉恕先與曾布同修軍馬勅嘗以事至
西府布獨怒曰已除中司中外責望甚重恕但戒布以和
布曰輔弼固當知公職事要須為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可
否因言韋諤蔡卞頗睽恕曰亦知之然不若且靜布曰如
彼不靜何林茂曰但推明正論以消邪黨最為得耳恕唯

唯而已 戊申權吏部侍郎安博爲右諫議大夫 十一
月戊午吏部侍郎葉祖洽權吏部尚書新權吏部侍郎范
鍾試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蹇序辰權禮部尚書 元符元
年正月戊午右諫議大夫安博權國子祭酒 癸酉宣德
郎邵孫爲監祭御史三月戊午韋博蘇卞與邢恕謀陷元
祐舊臣復及宣仁張士良乞就鼎鑊事 詳見宣仁垂象

四月壬辰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罷知亳州御史
中丞兼侍讀邢恕罷御史中丞兼侍讀知汝州以希松積
怨憤亟較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傷恕陰懷怨憎揚言排
擊妄意進用不計後先故並黜之丁酉權禮部尚書蹇序
辰兼侍讀 五月辛亥給事中徐鐸爲吏部侍郎 九月

辛亥朝散郎劉拯守右司員外郎初黃履欲置拯在言路
韋博乘履奉祠亟有叱除曹布瑁博曰上固嘗對林希言
拯不可為言官博笑曰此除且是矣蓋以布多以其差除
為不然也 十二月丁丑右司員外郎劉拯試太常少卿

二年四月甲午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
發運使張高英為權工部侍郎韋博乞退遂徑出居僧舍
其家已先出日加午上乃有旨令約攔行李翌日亟召又
翌日博復入 丁丑詔勿受軍臣韋博乞解機務奉養

五月癸卯曹布既與韋博蘇卞等同進呈奏序凡范鍾判
獄再對又言博卞各有所主卞主序辰博主鍾此兩人皆
博卞未相大時共力為引今博惡序辰卞以謹舉呂惠卿

自代疑附悖而吳已遂惡之以此議論各有所偏不惟此
兩人如周禮呂嘉問亦皆悖下所主今既相失悖遂惡嘉
問而下惡禮此數人者亦域各有所專附大約今日士人
皆分隸悖下門下如許將黃履既不能有所主亦不為人
所趨故皆無門下士臣在西府亦無以威福人兼亦無所
黨與故門下亦無人持以公論稱爲趨挺之郭如章輩亦
未與之爲黨挺之輩蓄縮避事亦嘗陳於陛下前無所隱
只如挺之昨所草呂孝廉京東運使詞得罪士論既自羞
愧却乞外郡諫陛下亦不知其請郡爲此其他奔競好進
之士不趨悖則趨下然悖性跡率多爲下所窺雖與下相
失然極畏下此許將黃履及三省人吏所共嗤笑臣嘗問

淳下處闕官不除人博曰才除一人又云是元祐黨或有
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下也卞荅之曰元祐黨
最分明者莫是劉昱以昱為博所主故爾然博用昱誠不
當以至引蔡肇陳師錫皆卞所指以為元祐人此數人者
誠不足引趙挺之云蔡肇蹈卞浩於蘇轍遂被逐師錫亦
軾轍門下僕簿多言之士博嘗與臣言自來於陛下前不
曾言元祐人不可用誠如此乃是公議人才難得豈有一
經元祐任使之入便不可用然宰相當曠然以公議收採
人才今乃獨偏於劉昱蔡肇輩宜其為卞所非也上曰劉
昱並不曾行遣用蔡肇殊不當陳師錫乃先帝所黜亦不
當用卞曰博如此所以畏下然臣嘗以為大臣能以大公

至正之道收用人才危言正色爲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孰
敢以爲不然者今博下各有所偏故非無以相勝博初與
下同引序辰嘉問輩今雖悔之何所及如臣則不然自始
來執政得事陛下左右便言博引朱服養序辰爲下所誤
至今五六年臣此論未嘗變以至與博下議事亦未嘗小
爲之屈臣等語人以謂下雖不樂臣然與臣共事必不敢
與臣異蓋惟理可以服人也 乙丑左正議大夫守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韋博爲金紫光祿大夫 十二月辛
亥尚書左丞蔡卞乞罷政遣內侍封還所上章押赴都堂
下再上章再封還下尋視事如故 三年正月乙卯徽宗
即位 二月戊午詔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

爲門下侍郎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
彥之兄元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口人言遂移樞府且元
祐中祖宗故事發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
也今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彥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
日不援以爲例臣恐政府將爲敦實外戚之地有日矣
辛酉曹布白上劉拯駁韓忠彥告何敢爾英廟除王疇樞
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副使拯何可容上曰不識
拯亦不知其爲何人布曰蔡卞門下士臣嘗論范純粹罷
帥無罪不可不與鄞州卞力爭既而卞曰拯有文字言大
臣陰與爲地大行怒數詰卞云拯何以知今分析來救之
遂已上曰亦不知是卞門下人然拯但云忠彥戚里未敢

行下尋批出使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訖布曰此尤不可
乃是嘗試陛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爭豈可使行如此乃
是奸險尤可然 三月辛未給事中范鎧為龍圖閣侍制
知瀛州初鎧進呈鎧除日章悖瑁布曰養序辰亦可用布
曰何謂悖曰衆人皆動獨序辰未動布曰未動何妨揚州
自不虧序辰鎧乃昔曾議帥若不面議定必上前紛紜悖
曰善及進呈上曰鎧亦知邊事求唯唯而已甲申中書舍
人張商英為龍圖閣侍制河北路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先
是曾布論劉拯當逐上曰商英與拯皆不可留已降商英
論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梁乙留中却揭去後降出布曰商
英論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許乙留中乃可罪似不當揭

去三省恐未喻聖意臣每聞德音似每事不欲從中出聖
意固不欲大臣失職乃深中義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
使知聖意所嚮古人有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云主
道利宜不利周若是非已明出自聖斷亦無所不可上曰
商英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
是命蓋韓忠彥輩奉行上旨也

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具
言築堤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
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制河北漕按商英自中書
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飾說今
不取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瑞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東帥韓忠彥私與曾布謀欲留知章使京代之黃復亦謂當然於是同進呈河東久聞帥乞趣知章陞辭之任忠彥遂言知章初任帥豈可付以河東河東須事體重曾作帥知邊事者乃可往布曰非不知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蔡卞曰自來須用曾經河北作帥人布曰舊例須用故相及前兩府今近上從官如吳居厚安燾皆不曾作帥將之奇新自選上召選忠彥曰如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令京去須優與職名章惇曰承旨自當除瑞明殿布曰兼兩學士不妨蔡卞曰之奇曾經選帥莫亦可去許將曰朝廷聞人莫且教知章

去上曰且教去將又曰且教知章去布曰不知聖旨是且
教知章去是教京去上曰蔡京布曰如此則批聖旨蔡京
除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蔡卞曰兄
不敢辭行然論事累與時事違戾人但云爲宰相所逐上
不答翌日布再對上諭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鎰皆已去只
有安惇劉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
可安也 四月戊戌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新知太
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上諭以皇
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文恐陸佃等以修文得罪
不可用布力陳京下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類
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人造

作語言受惑聖聽上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吏事以
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布曰臣等以陛下
踐作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非深合人望致雖
衰朽亦欲自竭一二禔補聖政中外善人君子翳塞已久
自聞初政人人欣慶鼓舞若事變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
廷政事亦無可言者詔給事劉拯論事觀望志在阿私罷
給事中知濠州 乙丑左正言陳確言臣伏見左僕射章
惇獨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盡
歸一月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蠅
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恩不許
臣竊以為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奉養

天下海內。輻輳歸於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叙。合天下之
公。倚成於大躬。定大策。博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
之德。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體貌。如恐不及。自古人君寬
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五月乙卯。樊吏言伏見
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險邪。始自阿附。權臣致位
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叢怨宿仇。陰加報復。不附
己者。棄斥無餘。止緣爲王安石之塚。妄謂盡傳安石之學。
以欺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
天下不覩是非之實久矣。恭惟先帝體統大臣。極於忠謹。
而下之事君如此。可謂忘乎。既不忠於先帝。豈能忠於陛
下乎。乃參預機政。是以清議沸騰。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

自宸表特行重黜以慰天下之望非獨愚臣之私願也
左正言陳壘言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為
高節以不習詩賦為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
陛下建皇極之道推曠蕩之思好平惡偏去彼取此蔡流
俗之可宥知國是之當審所以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
帝之緒者卞之所是與此不合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人
臣之大節而安石之所以為賢也今卞神不合之意處宜
去之時逡回顧位復何所待安石進退似不如此願以臣
章示卞自為去就 乙酉尚書左丞蔡卞罷為資政殿學
士知江寧府比部員外郎董必知興國軍新知無為軍府
置監津口口或朝昏卞黨也 甲午左正言陳壘上殿再

論章博又論蔡京罪狀上以爲京與下不同權極論乃稍
然之權再論章博曰蓋自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
經義厚誣神考輕欺先帝唱爲國是以行其私凡博之行
事爲天下害者其謀皆發於卞卞紀蔡政其事不一然原
其亦博之始則不過妄論紹述兩字而已又曰設使博未
肯求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博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
復何所疑哉然而欲令光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范純
仁其誰乎 六月乙巳左正言陳瓘言伏見龍圖閣侍制
新知荆南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
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博而光及范祖禹
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瓘母明氏謂劉摯

梁燕王巖叟皆有姦謀而勢等家族殘至復滅今朝廷赦
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偏及存沒則是恕前日之所
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復詭詐得罪先朝昔
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亦久矣
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持降客
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 丁未制邢恕可依前官守少府
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 七月癸酉御史中丞豐稜侍
御史陳師錫言臣謹按韋諤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大
下勇於害賢致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
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諤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
怒諤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翌日師錫

又言博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非皇太后聖謀前定則陛下
清明之躬蓋之何地博之罪惡莫大於此伏望檢會臣等
劄子施行 甲午左正言陳瓘言按博獨掌政柄首尾七
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吏則至於薄神宗矜伐已
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
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
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流
俗殺張天悅之徒以藉衣口廣鄙誥之獄以絕言路天下
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爾哲
宗一於委任何員於博博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
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博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

下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博而誰 八月乙未秘書
少監鄧洵武爲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
原業審駁奏洵武不宜濫廁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
讀行下士寅右正言編修國史陳瓘言山陵使章博奉使
無狀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舉陷浮不前露宿於野願速降
指揮先次罷博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
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條前後章疏別議典刑 九月甲
子朔右僕射章博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是日博留身請
去徑出居僧舍翌日復上表又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復徑
出上謂輔臣曰朕侍博如此於體貌不爲不至然曰恩禮
誠過厚又曰博乞越州當與之曾布曰唐李珣事政與博

相類初罷爲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
欲用定策事貶停但以色從靈駕不職罪之餘事候有人
理會復議行遣 辛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中
國公辛博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特進知越州
仍放辭謝 庚辰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陳師
錫言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蔡卞姦邪狠復兄弟同惡遠圖誤朝爲害甚大卞雖去位
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謂朝廷無職其姦日夜交
納內侍戚里以觀大用中外見陛下忍留京或謂果有
大用京之意又曰况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大用必
須妄作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

矣 年已稷等對又言陛下持籌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為聖母有主張之意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下竊弄威權殘賊忠良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元祐皇后於瑤華宮京皆有功考其罪惡不下浮下皇太后不盡知萬一知之豈肯容留惇下之惡類陛下神明之斷殺之外服雖典刑未正頗快中外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為天下賢人君子憂 甲中資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寶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成都府呂昌衡為司農少卿分司南京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知鄆州呂嘉問為光祿少卿分司南

京光州居注二人皆嘗口京附會章得蔡下殺戮無辜也
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朝奉大夫
龍圖閣待制知灤州范鎰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鎰知滁州
二人亦坐博下黨故責 十月丙申翰林學士承旨中大
夫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吳居厚既罷長安關帥
上欲遣蔡京韓忠彥以為當遣或曰先已除兩學士上曰
與之忠彥曰長安與河東不同兼京罪狀已露欲只與端
明上曰善曹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東參差皇
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復敢改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
上曰近日陳瓘有言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裴
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張保全布曰京立朝如此何可

使之善去但以形迹來朝故且令補外亦可也

蔡隆文補原廟篇云京坐議原廟及三年服事得罪去
按得罪緣此二事況原廟實用京議條妄云耳詳見京

制

特選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始
惇罷相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書檢會瓘章而有是命
辛亥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乙卯中書省檢會御史中丞豐稔言伏見責授武昌軍節
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
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動天變伏過大
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羣序辰放歸

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范璽張商英吳居厚落職降知
小州惟林希徐璿葉祖洽未見朝廷施行雖聖度包荒尚
稽黜責臣職在糾慝合具彈奏云云詔資政殿學士通議
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知揚州朝散大夫龍
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朝奉大
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璿落龍圖閣待制知湖州 戊
午新知南康軍龔原改知壽州 己未詔略曰朕於為政
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
別忠邪用捨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夫其當人材各得
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祗率大
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朕繼志述事之美不亦偉歟若夫

曲學偏見妄意改作妨功擾政以害吾國是者非惟朕所
不與迨公議之所不容亦與求棄之而已十一月癸亥
端明殿學士新知永興軍蔡京知江寧府右正言陳祐言
按林希爲中書舍人單呂大防等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
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之時
已有異志至於大及甫造爲劉摯甘心決意之事亦希有
以啟之陛下灼知奸黨明正典刑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
況祕殿清職近臣之優選維揚會府非侍有罪之地伏望
聖明察希用心最爲犯義重行黜降投之閑散以中公憲
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太中大夫知揚州庚午
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蔡

京項在翰苑倚勢作姦自除邊帥即懷怨望臣條屢有彈
奏不蒙顯請今除知江寧府仍領端明殿之職採之衆論
謂京負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責以示至
公詔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江寧府蔡京落端明殿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蔡卞降為太中
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京既貶輔
臣謂卞下輕故并及之 早未侍御史陳次升言蔡卞之
與章惇俱盜權先朝為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
行之二人惡相濟罪當均一臣謂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
一時卞則又敗壞道術使不得歸正疑亂風俗使不得為
善其害又流於萬世也卞之為害實不在惇下惇既以散

官安置漳州而下則止於近地分司適遂所欲何名爲竊
人心未服公議未厭 壬申詔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
監分司南京蔡下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建
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寅右司諫陳祐言通議大夫知揚州
林希過夫未移而到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名歷辨訛誕
而上侵聖烈安得謂死節之義黨附權要不二年間致位
樞近其於謀身不得謂之拙託名王言多所倚陷以誤先
朝之事其於爲國不得謂之忠又曰陛下以禮進退大臣
務存國體希嘗恪位執政乃不知隆君親謹名分一不快
意忿躁不平之氣溢於言辭略無畏懼伏望省覽希章與
臣所言特賜指揮重行降黜又檢會侍御史陳次升上言

朝散大夫知隨州張商英紹聖初偕位諫官不圖報國乃
爲宰相章惇結爲死黨致誣忠良陷害善類餘見信任嘗
布詔取林希知舒州降商英爲朝奉大夫 丁巳詔武昌
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賁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
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自哲宗皇帝疾勢彌留中外洶懼
惇爲宰相自當副天下大義乞立陛下爲皇太弟以繫人
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輔弼之任惇悚異議或不加恤及
至陛下即位尚敢簾前公肆異議逆天拂人輕亂名分碑
旣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驕褻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
僅乞外補伏願早正兩觀之誅或從矜容乞投海外又具
大事六件一蔡卞以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

紹聖已來竄逐臣僚並是蔡卞誣罔一言中取勝事作蔡
卞已板庭置獄只差內官推治一編排尤祐臣蔡章疏乃
蔡卞議與蹇序辰自編排卞卽奉行一卽浩以言事得罪
卞執奏乞治浩親故送行之罪一蹇序辰首建者詳理訴
之議安卞助之章卞遲疑未許卞迫之以此卞卽曰差官
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卞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
滔天卞雖凶狠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遍滿天下
今雖簿責如下在朝人人揣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
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
卞既竄富州而卞居池州如故五月丙戌朝請卽梁寬
言紹聖之初姦臣持進是時不惟朝廷士夫羊面迎合雖

田野書主亦懷觀望禪閣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其心
本欲附會時流以窺上口第其間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
體俾播四裔所損不細又如紹聖之際方大若對策其間
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為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寶為惜
大若聞中區大於元祐大臣公卿有何宿憾持以蔡卞用
事正持威柄方務傾覆大臣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復
其平日私讎天若者蔡京之門人蔡卞之飛走也鷹犬效
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云云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
乞下禮部每遇廷試戒約舉人立為法式不得狂妄不答
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此流所膏少厚風俗
七月癸未曾布極陳元祐紹聖兩黨姦惡 十一月壬

于曾布進至鄧洵武所進愛其助之圖並見曾布事十二
月庚寅朝請大夫知洪州葉祖洽為習文閣待制知瀛州
呂希純知穎州先是上以河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
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曾布為請也布又擬蔡京代張舜
民朱絳代劉安世召高英戶部侍郎祖洽初擬亦召為侍
郎上既許之矣韓忠彥白上祖洽等差除曾布云悉已得
聖旨不審其間有可論者尚容臣開陳否上曰不妨遂力
詆高英祖洽為不可上曰高英曾有文字朕欲召還祖洽
且令外補 辛卯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牽復惟章
惇蘇軾進並不行惇子援判血上書上封後書付曾布布
欲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並奏疏一通

疏乃通封所陳十事一陳聖瑞當正名號二京下極鏗等
復狀用三安塞無罪當還舊職四博有功於國責太重當
復用末篇言上當密諭元符令自表請退妃位避元祐其
狂謬類此及庚寅布乃留對遂至後書上頗稱其孝有憐
之意布欲且與徙廣南邇表一州上亦許之又以誕所
呈十事具劄子事日進呈上曰來日同呈便可施行仍曰
須與勒停編管既退遂以劄子送三省口志彥見之勃然
怒誕之狂妄也是日進呈初議遣官勒停又議編管而志
彥欲除名送湖南上從之博亦不復內徙上但曰且休恐
動人心致遂已 戊戌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蘇京復龍圖
閣直學士知定州 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陳州張商英

權戶部侍郎尋改吏部 壬寅朝奉大夫知滁州范鏗復
集賢修撰知澧州朝散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邢恕中大
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呂嘉問中散大夫司農少卿分司
南京路昌衡並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
州除名勒停放歸田里人安淳爲朝奉郎提舉太平觀賽
序辰爲朝散郎提舉明道宮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
學士 戊申中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蔡卞
復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
外口口差遣不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
乙卯詔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
恩例如前執政官 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蔡卞知大

名府 宗寧元年二月辛丑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定州蔡
京爲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先是大名開帥曾布自上前
兩府惟有劉奉世上默然韓忠彥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
言熙寧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上從之
左正議大夫知大名府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學士新知大名府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一

徽宗皇帝

禁元祐黨人上

崇寧元年五月乙丑臣條上言臣聞天下之罪其名不正則天下之善無自而明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臣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唱迭和氣焰薰炙不可嚮迺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以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黨類竄頌所在連結罪廢者一旦牽復不以其新所與過當又復紛然莫之能禦內外相應寔以滋蔓為害彌甚今皆坐享榮名顯職厚祿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嘗有罪者非所以正名

也又曰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爲之唱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庶幾得罪名者無所致怨不憂後禍觀望者消於冥冥之中天下忠臣良士各得自盡以悉心於上不疑復有害之者以顯神考盛德大業以成陛下繼志迷事之孝而天下可以無爲而治矣伏望早賜施行詔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安燾降充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澗州王覲降充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越州豐稷降充寶文閣侍制顯謨閣侍制知潁昌府陳次升降充集賢殿修撰左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改資政殿大學士贈金紫光祿大

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指揮更不施行
庚午臣條上言伏見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
大臣論列布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
攬萬機之際當國之臣不能公心平意愼會事狀詳具進
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臣愚伏望陛下明
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
之罪上采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
放棄不足收恤其間亦有干連牽掛偏執愚見情非姦誣
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
紛紛之論息矣

據節餘奏議其文頗有與詔旨不同者當考然上言者

必邵餘也更詳之

又言蘇轍坐窮兵黜武之謗如此之類有實迹者宜行放棄又言曹經責降人見今任監司藩部者必不肯公心奉行法度亦乞朝廷契勸改授閑慢差遣又言竊見元符之末廉惟同聽政之日元祐大臣乘間用事盡復紹聖間罪責降之人或盡復舊官或超授職任不問其得罪之因惟務合黨扶同異論賴陛下察見弊端力持正道保全神考法度紹復祖宗基業萬世之治自此而定然前後得罪之人所授官職過當與援引之姦不治未厭公論云云伏望聖慈令所屬取上件合該行遣之人或削奪官職或旋行懲戒各以類舉必當其罪即疏令簡重刑罰肅清乙

友詔致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降復右正議大夫太子太
保呂公著降復左光祿大夫太師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太原尹潞公文彞降復太保光祿大夫呂大防降
復大中大夫太中大夫劉摯降復右朝議大夫右中散大
夫梁燾降復朝請大夫朝奉郎王叢叟降復定遠軍節度
行軍司馬朝奉郎蘇軾降復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其元
追復官告並繳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王存追所贈官資
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鄭雍追所復職贈右銀青光祿大夫
謚獻簡傅堯俞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趙瞻並追所贈
官及謚告贈太中大夫趙高追所贈官已上告身並追授
朝散郎集賢殿學士孫升追所復職朝奉郎孔文仲朝散

郎朱光庭宣德郎秦觀延福宮使入內都知定國軍留後
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獻張茂則並追所復贈官贈開府
儀同三司范純仁追例外所推恩數中大夫劉摯並事依
前宰相例指揮勿行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韓維贈開
府儀同三司孫固爲係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
追奪太中大夫蘇轍朝散大夫范純幹朝奉大夫吳安詩
史不叙復職名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禮落端明殿
學士提舉崇福宮朝奉大夫顯謨閣侍詔知潁昌府陳次
升降集賢殿修撰朝請郎集賢殿修撰韓川落集賢殿修
撰管勾崇福宮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汝州張耒落直龍圖
閣管勾明道宮直祕閣朝請大夫知曹州呂希哲朝請郎

和相州劉唐老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棊並落直秘閣差遣依舊朝奉大夫提舉永興軍路刑獄孔平仲朝奉大夫淮南路轉運副使畢仲游朝奉大夫提舉河東路常平徐常朝奉郎知太平州黃庭堅朝散郎知益州范補之朝散郎軍器少監韓歧朝散郎王鞏劉當時常安民承議郎黃隱通直郎張侏源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朝散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與陳州別駕湯口更不收叙泉州教授鄭俠放罷通直郎常立追所得一子官奉議郎程頤追所復官依舊致仕西上閤門使張騫追所復兩官依舊差遣曾經貶責人除遠表及罷政恩例已給遷外其亡歿後所復官職已得指揮依舊表條與推恩之人並減半其三人以

上除數聽從多仍並與假承務郎用上件恩例轉官陞資者依此比折磨勘資考年月應送吏部人並令在外指口差遣吏部依條差注承議郎任伯雨準此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任滿送吏部陳瓘管勾中佑觀龔夬候服闋準此制詞皆右僕射曾布所草定責尤等云尊主庇民大臣之職其事上則不敬其謀國則不忠犯義干刑孰大於此爾等遭時艱疾身處廟堂垂簾之際惟口黜嘿退托之間坐肆威福崇聚黨與搽諸要塗肆為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變靡不變更所進之人才靡不斥逐以道聽塗說口口口施之政事而不恤於民情以明比諂諛自謂直諒而不稽於士論蓋內懷怨望好勝遂非而忘事君之義推原罪惡

何可勝誅紹聖躬攬萬幾甫加竄逐朕入續大服與物更
新而朋邪之人適復在位我叔養恤靡不過優言路交章
謂宜追改稍從裁削姑示至公尚其有知甯此陰命責大
防純仁云迨宣仁寢疾彌留永泰陵年已及冠而委政閭
寺莫肯以復辟為言不視長君處之虛器責弒云嘗以謗
訕抵罪神考貸而不誅元祐之間躡登華近挾持親黨鼓
動羣邪肆為詆誣以逞怨望紹聖投之荒裔聊正典刑昨
者地以誤思復還朝著推原罪惡在所當誅追削政官置
之冗散無其黨類知所創懲

十一月先責安燾等曾布所草制書今附見其言無所
忌憚至此固宜存之詔書見二十二日

詔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青降人韓志彥曾任宰臣安燾
係前任執政官王觀豐稷見任從官外

蘇轍

范純禮

劉奉世

范純粹

劉安世

賈易

呂希純

張舜民

陳次升

韓川

呂仲甫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吳安詩

黃庭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劉當時

孔平仲

徐常

王鞏

張保源

晁補之

高倚

張庭堅

謝良佐

韓跋

馬琮

陳彥默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邦

朱光裔

蘇嘉

鄭俠

劉昱

魯君貺

陳瓘

龔夬

汪衍

余奐

汚誠

程闕

朱光庭

張琪

張士良

曹燾

趙約

諱象

楊偁

陳洵

張琳

裴彥臣

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違 丙子詔曰昔在元祐

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誣詆先烈善政良法肆為紛更紹聖
躬攬政機灼見羣慝斥逐流竄其正典刑肆朕續承與之
洗滌悉復收召真蹟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固惟以沮壞
事功報復仇忍為事翕翕訛訛必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
為元祐之政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違
叙不次無復舊章或錄冗散之中登殿閣而滿方面或既
殂謝之後遂僭職而橫加恩玩法肆姦鮮不類此稍從屏

達姑務合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過乃擇其尤者第加裁
削以適殿中尚慮中外註誤之人未免反側宜詳示訓諭
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未嘗以朋比附黨得罪
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
復輒言朕言不渝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
曾布所草定也 已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右丞

閏六月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曾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壬申通直郎曾文
閣待制新知越州鄒浩爲衡州別駕永州安置見鄒浩本
事 七月乙酉臣寮上言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
昨行遣裁削責降元祐人數內輕重失常或漏落之人令

御史諫職彈劾以聞除依詔旨施行除先次彈劾外緣本
局文字散漫口口難以檢會犯由比較輕重及指定裁削
的確人數伏望特賜睿旨下所屬契勘施行又臣察上言
內一項其餘人爲元祐送吏部罷職或監當者今或爲監
司或爲要部其逐一考驗未詳乞令所屬檢尋元犯一例
詳酌施行庶無漏落又臣察上言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
同奉聖旨昨行遣裁削責降元祐人數內有輕重失當或
漏落之人仍令御史諫職彈劾以聞除依詔旨施行者臣
自奉聖旨雖已旋具所見奏劾外緣諫省文案不具艱於
檢尋或恐漏落雖加採訪亦恐不真臣竊謂元祐黨人其
植根固其流波漫今使言者一一彈劾不惟重煩兼慮遺

落有通之人則於陛下大公之誅有所未均臣伏望聖慈
詳酌更賜指揮下所屬檢會元祐責降人除今來見行遣
外有漏落及輕重大當之人令詳具聞奏施行檢會崇寧
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應元祐初元符末今
來責降人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除韓忠彥
曾任宰臣安燾見條前執政官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
自蘇轍至裴彥臣五十七人姓名見五月乙亥三省同奉
聖旨並依崇寧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指揮籍記姓名

曾肇

陸佃

王觀

豐稷

王古

李格非

謝文瓘

鄒浩

魯君貺

劉昱

徐常

呂仲甫

朱光裔

馬琮

劉當時

謝良佐 陳彥默 已上更不籍記姓名此據祐聖
故事所錄在洞真宮後已上臣寮上言與故事同但俱
無月日詔語冊在七月初間蔡京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所書黨籍猶有朱光裔姓名此九人內除光裔一人累
歷崇寧元年九月十七日陸佃編入黨籍當在七月初
不在九月半也

七月庚戌臣僚上言朝散郎管勾明道宮張耒在潁州聞
蘇軾身亡出已俸於薦福禪院爲軾飯僧縞素而哭詔張
耒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
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
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誠李清臣壘稜鄒浩

張舜民子弟並不得與在京差遣陸傳吳儲呂好問呂凝
問蘇迺呂能問王撫張禹並與外任今入差遣

宣和錄有此他書無之七月十二日可考

九月乙亥御批付中書省應係元祐青籍并元符末叙復
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契勘不得
與在京差遣詔旨及宣和錄俱有此

文臣曾任執政官

文彥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安燾 呂大防

劉摯 梁燾 王巖叟 范純仁 王珪

王存 傅克齋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勗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禹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輝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稜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七

秦觀 湯誠 杜純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黃隱 歐陽棨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孔平仲 王鞏 張僊保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余卞 唐義問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夫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儔 呂仲甫

徐常 劉當時 馬琮 謝良佐 陳彥默

劉昱 魯君肌 韓歧

內臣

張士良 魯濤 趙約 譚辰 楊偁

陳詢

張琳

裴彥臣

武臣

王獻可

張遜

李備

胡田

七月二日魯君凱到是徐常呂仲甫朱光喬馬琮劉當
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
月十七日

十月丙子臣僚上言元祐之初共成黨與變壞法度等人
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壞法度優為
元祐等人伏望詳酌施行詔奉議郎寶文閣待制知越州
周常落職管勾崇禧觀婺州居住 初二日自湖改赴承議
郎知廬州龔原管勾玉局觀和州居住中大夫知徐州劉

奉世落職提舉崇福宮光州居住

奉世落端明知徐州在崇元五月四日此猶帶端明詔
旨誤也詔旨又誤以光州爲沂州今改之

朝奉大夫知潁州呂希純管勾鴻慶宮汝州居住四月十
三日知潁州降授承議郎王觀管勾太冲觀 朝散大夫
王古管勾崇道觀 降授承議郎知濮州謝文權管勾玉
隆觀並本處居住

文權此年二月三日已罷給事中濮州詔旨此云罷給
事中誤也

朝請郎知滑州陳師錫管勾靈仙觀 朝奉大夫知蔡州
歐陽棨管勾崇道宮

棊以直祕閣知蔡州在靖元十月七日後與呂希哲劉
唐老並落職在崇寧元年五月十六日

朝請大夫知邢州呂希哲管勾冲佑觀六月六日自曹改
相十一日自相改邢朝請郎知曹州劉唐老管勾鴻慶宮
六月六日自相改曹宣和錄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唐老
管鴻慶十月二十五日却不書按唐老與政陽棊呂希
哲陞黜多同今移入此詔旨載鴻慶宮於十月五日今
亦不取

朝散郎尼補之管勾太平觀朝散郎黃庭堅管勾玉隆
觀承議郎黃隱管勾靈仙觀朝奉大夫畢仲游管勾
崇禧觀朝散郎常安民管勾玉局觀朝奉大夫孔平

仲管勾太極觀 王鞏管勾太平觀 張保源監西嶽廟
朝奉大夫陳邦管勾洞霄宮 朝散郎朱光裔管勾仙
都觀 蘇嘉管勾雲臺觀 余卞監中嶽廟 鄭俠監南
嶽廟 胡田管勾仙都觀並外州軍任便居住仍依陳乞
宮觀新格餘違守不得同在一州指揮

此據宣和錄崇寧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事詔旨係之八
月二月二十五日今不取但宣和錄不載責降人前官
及差遣今却取詔旨所載增入其差誤者仍改正詔旨
又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劉安世范純粹居住光鄆皆誤
也八月二十五日安世初罷沂州十月二十五日乃令
光州居住純粹罷金州在十月六日其居住鄂州亦在

十二月十五日詔旨并罷及居住於一日載之今不取
詔旨又載呂仲甫落集撰於八月二十五日今從之宣
和錄於十月二十五日亦不載呂仲甫姓名也宣和錄
於十月二十五日胡田下又有孟在姓名今從詔旨移
入八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庚申臣僚上言臣聞謚以易名所以昭其人美惡
而寵辱之宜不可以忽也夫慮國忘家之謂忠美聞周達
之謂宣若純純仁者以忠宣命之可乎當時定議之博士
覆議之郎官承順風旨不恤國是謚其美而上之其謚議
具存而議之者固在也其世濟忠直既不得名其碑則前
日未嘗未謚理所應論不特純仁而已有如司馬光之謚

文正呂公著之謚正獻其類下一類於此時皆當奪本議
各謚其惡以訓萬世詔純仁謚定議復議官各罰銅十
斤其范純仁神道碑如已錫立令潁昌府毀磨 丙寅詔
應責降安置及編管羈管人令所在州軍依元符令常覺
察不得放出城 二年正月乙酉中書檢會任伯雨等上
言云詔任伯雨除名勒停編管昌化軍 陳瓘除名勒
停編管廉州 龔夬除名勒停編管豕州 馬涓除名勒
停編管澧州 陳祐除名勒停編管歸州 李深除名勒
停編管復州 張庭堅除名勒停編管鼎州 江公望責
授衡州司馬永州安置 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以上
並求不得收敘 王觀除名勒停臨江軍居住責授道州

別駕台州安置 豐授除名勒停建州居住 奉議郎監
中獻朝陳次升除名勒停建昌軍居住 降授承議郎管
勾玉隆觀闡文權除名勒停邵武軍居住 青授楚州團
練副使張舜民除名勒停房州居住 三月乙酉詔應元
祐及元符之末黨人親子弟不論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
住不得擅到闕下令開封府界各據地分覺察如當職官
知而不糾或不用心探緝遂致容隱別因事敗露者並重
行黜責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
替臣蔡並依黨人子弟施行 辛卯朝奉郎管勾玉隆觀
黃庭堅除名勒停送宜州偏管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庭
堅撰荆南承天院碑語言涉謗訛也

本傳云採摛其間數語以爲幸災此碑今不傳

丁巳四月詔焚毀蘇軾東坡集并後集印板

臣寮上言當考姓名明著之只云從某人之言即可不
夫事實其言不須具載詔旨有之

戊辰詔應自元祐以來將元豐熙寧臣寮除已降指揮奪復外其合得恩
三年青降紹聖元符臣寮除已降指揮奪復外其合得恩
數有尚拘存亡之限仰吏部勘會元非犯賊罪者詳指實
計其合得官除俸給外不以存亡並特與給還應見取謫
命官除元祐姦臣及到貶所未及年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應合叙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叙

乙亥詔三蘇黃張晁秦及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

齋記事劉放道詰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寅臣蔡上言致宰相王圭遭遇神
宗擢左此府凡十六年其所蒙被恩澤無與比倫逮神宗
遽嫁至於大漸是宜早建儲君以定人心而乃遲疑顧望
語及同列謂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又密召高士充欲成
其姦謀其為悖逆前後臣蔡言之甚詳云云伏望檢會元
符三年後來指揮並令改正依所得指揮施行詔王圭追贈
官并謚王仲端王仲獲並放罷遺表恩例減半臣蔡上
言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顥學術頗僻素行謫怪弄以詭異
孽替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為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
經筵則進過濶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

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詔程頤追戮出身以來
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詔旨
五月甲午詔頒梁安國等二十二人昨上書諍訕節文云
云詔賈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應天府路昌衡落職
提舉明道宮 朝散大夫直秘閣管勾太極觀張恕落直
秘閣降授朝奉大夫添差監高郵軍酒務 朝請郎管勾
鴻慶宮楊瓌賈降授朝奉郎添差監宿州鹽酒稅 降授
奉議郎權發遣華州陳并降授承事郎添差監澧水軍鹽
茶酒稅 降授宣德郎新差茶書秀州判官事周錡降授
承務郎添差監泉州茶鹽院 朝散郎管勾崇禧觀蒲利
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漳州鹽稅 右朝散大夫管勾崇禧

言趙越降授朝散大夫漆差監無爲軍鹽酒稅 丁憂人
前承議郎倪直孺降授宣德郎漆差監南劍州鹽稅 朝
奉郎滕友特降授奉議郎漆差監泗州鹽稅梁安國何大
受孫迥僊固王歲並勒停永不收叙安國齊州大受農州
迥華州固湖州歲通州並爲管鄧允中梁俊民江恂陸表
民方迺並持衡替私罪事理並未不得改官葉世英追奪
元授假承務郎 劉經國前死不及責

安國等五人允中等六人及世英經國並不見所居官
當考此十三人本末具載之實錄但載路昌衡等二十
二人責罰其所上書詞並削去今復具載於前

七月乙巳吏部言責降官程頤子瑞秀見任鄆陵縣尉即

子有子弟不得仕在京府界差遣指揮詔瑞芳放罷今後
以此之子依此 八月丁未朔詔涇州近已收復其元行
發棄及迎合議論沮壞先烈之人理當更加黜降曹布已
責廉州司戶參軍衡州安置外龔夫移送化州張庭堅送
家州並編管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韓宗彥責授磁州團
練副使漢陽軍安置安燾責授邳州團練副使依舊漢陽
軍安置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蔣之奇降授中大夫依舊知
杭州降授朝議大夫少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范純禮
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除名勒得人陳次升送
備州居住降授承議郎權發遣坊州都貺降授宣義郎添
差監撫州鹽筴酒稅務任滿更不差人錢景祥秦希甫並

勅停李清臣身死其男祉當時用事移送英州編管降授
復州防禦使姚雄持勅停光州居住 九月壬午詔宗室
不得與元祐姦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內已定未過
禮者並改正 庚寅吏部仗勘會責降官已有碑石籍定
姓名外其子弟係選人者即未有指揮今欲將降官子弟
選人令所屬開具申部籍記不許注在京及府界差遣詔
吏部應係今來狀內責降人子弟告示候參選及到闕日
並于家狀內供父親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及後來結
漆王珪張商英李格非商倚吳儁鄧志臣陳瓌未結姚雄
亦仰照會施行 癸巳詔于元祐籍記姓名人子弟在外
指揮差遣指揮內添入親兄二字兩申詔建中靖國元年

近無異言。及元符末，姦黨并合，焚毀文字等，並依元祐辛丑臣寮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行下，至于御筆刻石，則未盡知也。陛下乎明賞罰，姦臣異黨無問存沒，皆第其罪惡，親灑宸翰，紀名刊石，以爲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內，輔郡猶有不知者，况四遠乎？欲乞特降睿旨，具列表案，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世。從之。御史臺鈔錄到下項。

元祐姦黨曾任宰臣

文彥博故呂公著故司馬光故呂大防故劉摯故

范純仁 韓忠彥 王珪故

曾任執政官

梁燾故

王巖叟故

王存故

鄭雍故

傅堯俞故

趙瞻故

韓維故

孫固故

范百祿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故

安燾

曾任侍制以上官

蘇軾故

范祖禹故

王欽臣故

姚勛故

顏臨故

趙君錫故

孔武仲故

王汾故

孔文仲故

朱光庭故

吳安持故

錢勰故

李之純故

孫覺故

鮮于侁故

趙彥若故

趙鼎故

孫升故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暉

鄒浩

張舜民

除官

秦觀故

湯誠

杜純故

司馬康

宋保圖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棨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汪衍

余真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恆非

高倚北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郭

朱光裔

蘇嘉

陳壘

龔夬

呂希績故歐陽中立

吳儔

詔緣姦黨入籍并子弟等除曾任監司罷任指定與知州
人外將其餘不得到闕合授差遣人今後並令于所在州
依條審量具官吏保明堪與不堪墜務內初出官仍驗付
明令召保二人依條式聲說安保事因各違家狀一就繳
申吏部從吏部尚書何執中奏請也 乙巳詔建中靖國
元年及元符末姦黨并合焚毀不用文字等並併依元祐
十月庚戌詔應元祐係籍人並依寄祿官與請給吏不
注差遣見有差遣人並罷其子并親兄弟並與宮觀獄霸
差遣內係選人者與監當差遣不得與改官

臣條姓名當檢附姓名已見九月二十五日三年十月
末張高英罷提舉靈仙觀當考

於西臣僚上言伏覩元符之末明黨通用陛下以先定之志獨見之明屏斥姦回以斷國是自總攬以至於今百廢具舉效應顯著紹述大有爲之功斯既成矣陛下復懲前日紛更之由深思遠慮謂事雖小而其端足以成害者不可不禁乃詔有司自元豐八年三月五日以後至紹聖元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及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以後至崇寧元年正月以前凡官司比例勿復引用蓋所以防儆社漸遏絕其萌芽以垂無疆之休也然臣區區之愚尚以為崇寧元年六月以前其黨猶在朝其懷私害正持心不移與夫官吏希望風旨于下者或因人以廢事或因事以廢法其所立一時之例若謂其在崇寧正月以後而用之則

與建中靖國之例相去幾何哉陛下嘉靜天下以隆太平
事無大小其坐明黨而害政者不可以不盡也 十一月
辛巳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條與管勾官觀
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獄鞫並令在外投狀指射差注
乙酉朝奉大夫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劾請大夫知
亳州孫載並放罷臣竊論宗直暴刻昏昧載庸邪禽墨皆
當附元祐姦黨以得進用故也 十二月丁巳詔應臣寮
姓名與姦黨等人相同者並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
請也

故事三十五卷有試全奏可考改名未敘李禧中王公

考江洵張鐸

已未詔元祐係籍人子并親兄弟若因功賞各該酬獎改
官備移知今只于階下官上備移仍不得實任知令差遣
更中詔應責降不注在京差遣及緣黨與停替未該叙復
之人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其合注差遣令在外
指射吏部檢會姓名關送開封府覺察 壬戌詔元祐係
籍人子并親兄弟係大使臣路分都監已上資序與諸路
宮觀殿廟差遣係親民資序與外路監廟差遣係監當資
序并小使臣與外路監當差遣差使借差與外路合入差
遣 己巳準都省批應籍記人子孫并親兄弟選人與監
當差遣不得改官自不合舉送吏部照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二十一